駁四書改錯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七

井田類

一夫百畝 集注一夫一婦佃田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毛氏曰一夫一婦焉能佃田百畝以周官計之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此即孟子中食七人也曰家七人則老幼男女共之矣曰可任者家三人則七人之中一爲家長即一夫也其餘六人中分之以三人任力而以三人當老幼婦女之數則佃田不止一夫也推之中家六人即孟子中次食六人者下家五人即孟子下食五人者此外尚有餘子弟即爲餘

夫則一夫佃田不過治二十餘畝而佃田之夫皆得計老幼男女多寡而受田之上下古制有難明而尚可約畧者此也

大昌按朱注一夫一婦佃田百畝正猶小司徒上地家七人本節鄭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于十爲九等耳今若泥看一夫一婦句以爲朱子竟不知其家猶有他人可助任事者然則孟子但言一夫百畝是一夫乃鰥獨之流安得受田百畝孟子不更鶻突乎毛氏不自知其固滯而翻譏人爲錯乎

夏貢殷助周徹　集注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

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
外八家各授一區以助耕公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

毛氏曰井田創于黃帝不知何所據而斷作商人始爲此可怪之甚然同此一夫而受多受寡不同若謂改溝洫變疆界則勢甚難是必有一定之法蓋周官遂人職以任力多寡爲受田上下之準夏之一夫則一家二人爲率一正一羨祇受田五十其餘五十畝則以餘子弟受之否則以他餘子弟受之殷則以家三人爲率一正二羨受田七十五大抵任力必四分之一祇云七十者舉成數耳餘二十五畝則以一餘夫受之所謂易代更制有損益而無變亂也

大昌按此節三句。自來說者俱難通。惟金氏仁山之說。頗勝諸家。（謂殷周亦無有公田爲廬舍之事）今毛氏謂夏以百畝之半授一夫。又以一半分兩餘夫。殷以七十五畝授一夫。以二十五畝授一餘夫。雖未言周。必謂周以百畝授一夫。而餘夫田則別授矣。然不知餘夫之田。自在恒制之外。何必如此牽扯。則仍不如仁山之說。謂夏則兩夫共百畝。（無公田）殷則以十一夫各授七十五畝。共助耕公田七十五畝。爲九百畝。周則八家各得百畝。共助耕公田百畝耳。較之毛氏所說。大爲直捷。

學校類

校庠序集注皆鄉學也。

毛氏曰此是國學以下鄉州黨三學之名不得曰皆鄉學也。國學下原有四學一是鄉校一是州序一是黨庠者其一家塾此不及者畧焉耳至分夏殷周三代則周因夏殷之制所謂周備三代之學者以此。

大昌按朱注以此三者對國學言故皆曰鄉學固無錯也若毛氏雖謂周備三代之學至所以分夏殷周三代之說實未分曉惟李氏安溪立解最精其畧曰夏之時鄉為設校而已殷則下至于州莫不有序焉周人修而兼用之又下至于黨

亦莫不有庠焉故其法寖備也盖黨近于民故主于上齒尊長而曰養州則將賓于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曰射鄉則將升于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曰教也按黨統于州州統于鄉此說方覺明晰

郊社類

郊社之禮　章句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毛氏曰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四郊祭五方五帝然總以上帝概之故此郊祭內兼有地祇并方祇為言不止祭天也若社則祇祭土祇其云上帝正包舉之文而朱注襲鄭注謂社即

地神錯矣至欲以后土當地則地原有稱后土者然此是言社不是地如謂社可名后土則社自有神主后土后稷則又以人鬼之爲土穀神者佐之相傳后土是共工氏之子曰句龍后稷是厲山氏之子曰農而謂社即后土不錯中錯乎

大昌按毛氏以郊統南北郊而言則祭地已在其內若社則是祭土示并非言祭地但惟天子祭天地則祭地可以事上帝包舉之若祭土示則社與稷對皆土穀之神耳安得亦以事上帝概之而反謂朱注從鄭說爲錯乎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疏謂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

社所在。書傳無文。崔靈恩謂王社在籍田宋王晦叔則云惟王建國。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大社也。書謂之冢土。記謂之泰折。一而已矣。後儒多沿之。萬氏充宗力主其說。因以北郊方澤之祭爲大社。而疏謂在庫門內之右爲大社者。今以爲王社矣。況王有王社。諸侯有侯社。州有州社。里有里社。不得概云事上帝也。

變置社稷 集注謂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毛氏曰。此當云毀其社石而更置之。五土五穀。皆有人神爲副倅。故變置之法。如顓帝以來用句龍爲社神。柱爲稷神。及

湯七年之旱則以棄易柱是也神依于主茀改其主石而神位自易若毀壇壝變誠有之置于何有

大昌按毛氏即用孫疏之說周氏理衷嘗駁之曰自古以來水旱多矣而易祀者祗一柱此僅見之事不可以為變置之証按趙注但云毀其社稷而更置之陳無已則謂是遷壇壝于他處然古者社必在庫門內未有可遷之他處者萬氏充宗則謂變其常祭以示減殺如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然此又于變置之義不合惟任氏翼聖曰必當是毀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較為近理

問社 集注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

毛氏曰宰我以社名對謂樹松名松社。樹栗名栗社。與後世稱櫟社枌榆社。同如周樹栗。使民戰栗。則其義也。但當時有齊論本以問社作問主。謂問宗廟之主。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謂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休杜預俱引論語夏后氏以松三句証之。此異說之可勿道者。乃周官大司徒職有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故孔安國引其文以証論語。而集注狃于周官齊論。以爲此必用其木作社主者。遂增曰以爲主。然而錯矣。田主並不立主。但依樹以爲神者。

且社主則古皆用石無用木者

大昌按社無屋其主用石固已但如毛氏所解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謂是依樹以爲神則此朱注各以土之所宜木以爲主又何不可作如是解乎葢所樹之木與石主必相依附也朱注用孔安國說亦有何錯

禘嘗類

禘集注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于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毛氏曰禘有三一大禘五年之祭一吉禘三年禘廟之祭一

時禘。夏曰禘是也。周以周公爲別子。立作大宗。名魯曰宗國。立文廟于魯。名曰周廟。得用天子之禮。然此名宗祭。不名禘祭。而後此遂冒宗作禘。僭矣。凡祭自安主迎尸。神已早降。豈待祼鬯焚祝告某事。必在既灌以後。薦獻以前。未灌之時。不知何祭。及祝告分明。然後知禘不是宗祭。則魯有禘乎。故不欲觀此禮久不明矣。

大昌按。朱子論禘。專主趙伯循說。後儒多有不謂然者。毛氏謂禘有三。固已。若其謂魯冒宗作禘。夫子于未灌以前不知何祭。及祝告分明。然後知是禘祭。故不欲觀。則其說甚陋。夫

子既入廟觀禮豈有先會不知是禘祭者而必待祝告分明乎益不欲觀自當指君臣懈怠說若如毛氏所解則當云自旣灌而往者禘吾不欲觀之矣

禘嘗之義 章句禘王者祭所出之大祭

毛氏曰此禘是時祭所云夏曰禘者故可與秋嘗對若大禘則非對偶且是大禘卽在宗廟之禮中再出則複矣

大昌按此句禘或專指大祭或兼大祭吉祭時祭三項或但指時祭于義皆可若毛氏譏朱注解爲大祭謂卽在上文宗廟之禮中再出則爲複此卻不然益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

義二語原是申說上文之意豈明乎郊社之禮句亦爲復出乎

駮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八

婺源戴大昌

禮樂類

射不主皮集注皮革也布侯而棲革于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不主于貫革也

毛氏曰射有三等一是禮射卽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主皮者中質也射原期中質而不專在此苟容體比禮其節比樂卽不中質亦合禮此不主皮也一是力射卽尚書大傳所云澤宮較餘獲者凡獵禽備祭取其餘者較射澤宮而分獲之旣比禮樂又期中質此主

皮之射也一是武射凡禮射張侯力射張獸皮而武射則但
取甲革而貫之甲如左傳楚使潘尫之黨蹲甲而射是也革
如弓人職以甲盾爲革是也此貫革之射也則皮不是革而
以主皮爲貫革已貿亂矣凡棲皮之法謂以布爲侯而但綴
皮于布中以爲質質者鵠也是以棲熊皮者爲熊侯棲豹皮
者爲豹侯侯以弓定尺而三分侯之尺以爲正其棲于正中
爲質者祗四寸耳以四寸之皮而去毛存革則熊虎安辨
大昌按鄭康成釋不主皮謂不以中爲儁與朱注以貫革釋
主皮固皆不確蓋經言志正體直然後能中故釋獲與否緣

于中與不中若第取比禮比樂而不以中爲儁安用必于射觀德行乎今毛氏謂禮射比禮比樂即不中質亦合禮即所謂不主皮則仍泥康成之說也且毛氏以禮射即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然五物三曰主皮則與此云不主皮者亦差謬矣惟康成鄉射禮注有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仍主于中據此則可知不主皮之解矣蓋主皮者以其無侯但張獸皮而射之如澤宮陳餘獲射中者則得禽非謂貫革爲主皮也不主皮者不張獸皮必張侯棲鵠而比禮比樂仍主于中非謂不以中爲儁也按惟天子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若

賓射其侯以布爲之但畫五采燕射其侯亦以布但畫獸耳鄭注鄉射侯亦以布爲之毛氏謂棲皮之法以布爲侯而但綴皮于布中以爲質不知布侯但畫采畫獸並不棲皮爲鵠也又謂四寸之皮去毛存革則熊虎安辨不知虎侯熊侯豹侯麋侯分屬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定處未射俱先知之豈不能辨其說尤可笑矣

繪事後素集注繪畫之事後于素也考工記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毛氏曰此引經而誤解者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謂青

赤黃白黑也又云畫繪之事後素功素功者白采也謂凡畫繪必先布四采而白采在後也此與禮器白受采不同何可漫然武斷如此

大昌按考工記此句孔鄭之解固如毛氏之說近人援此駁朱注者不獨毛氏一人然不知論語此章則必當如朱注主楊龜山之說會載四書問答其說曰素有二義有主白采言者如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是也有主素地言者如墨子悲素絲是也今按詩素以爲絢句若從古注解素爲白采是謂傅粉以爲美色乃婦女常態何至子夏尚不喻其解

乎惟詩句素字是指言本質之美素以為絢謂其本色自美不須粉飾猶詩言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髢髲也即采蘩被之僮僮亦如李詩夫然去雕飾是也子夏謂詩以素為絢恐教人以徒恃生質之美不加人功有害於儒者學問之事故舉而問之夫子答以繪事後素謂既有本然之質而後加人事為詩申出一義子夏所因有禮後之悟正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如此則素乃指倩盼之美質而繪事乃喻粉黛簪珥衣裳之裝飾方與詩詞關會則此章必當如集注有素地而後加采色之解也若以古注以素為采色而禮後即是後素則詩句素字

果何所指豈人之裝飾亦必先施他采而後加白采乎是不可通矣

孔子謂季氏集注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毛氏曰自此言出而俗儒強解事者遂謂夫子仕魯但誅少正卯不先正禮樂誅季氏爲有佚罰此毋論夫子仕魯無幾時必不暇興禮樂幾見季氏宗卿可憤然而誅之者且讀書嘗論世昭公伐季氏身反出亡當時列國皆謂季氏不宜伐其後哀公仍蹈前轍則其不同於齊晉篡竊者必有在矣宋儒好責人盆不責已二程不誅王安石三胡不誅秦檜胡安國父

子而責夫子討陳恒誅季氏非平情之言也錯也

大昌按朱子圈外注引范氏言孔子爲政正禮樂則季氏罪不容誅亦不過空論其理耳而毛氏乃引昭公伐季氏致敗以爲必不能誅反若回護季氏豈非凝人說夢又謂責夫子討陳恒誅季氏皆朱注所無之意何云錯乎若以爲不當議論季氏罪不容誅則夫子亦曷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獵較集注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

毛氏曰此則趙氏是而張氏錯者集注不識典禮而引張氏說以參之不知田獵禽獸必較多少謂之較獲未有虞田供

祭而不較獲者蓋獵會供祭其餘尚較射于澤宮而分取之
豈獻獲時而反不較錯矣
大昌按毛氏以趙說爲是固然矣但趙說有可疑處而毛氏
未能申釋也又難解尤在孔子亦獵較句而毛氏亦未之及
也蓋祭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惟天子諸侯有因祭而獵之
禮大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或謂時魯三
家僭行此禮而孔子亦爲之曾謂孔子不如子產乎此所謂
拜上則爲泰孔子有必不從者矣然但如舊解謂孔子不禁
魯人之獵較非自爲獵較則于下文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

乎語無着落故知舊解之非也蓋王制言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下曲禮則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兩說岐異按孔疏國君諸侯也馬氏晞孟曰諸侯在國則全乎君朝乎天子則全乎臣王制所言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下曲禮所言諸侯在國之禮也據此則天子獵統乎諸侯諸侯獵統乎大夫此言魯人獵較當是魯君因祭而獵諸大夫從之其家衆各為大夫較奪禽獸以祭趙岐所謂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亦聽其家衆為之所以小同于俗如此則趙氏之說方可從而毛氏未見及也

成於樂集注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集注六律以節五音之上下

毛氏曰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五層無字句之聲十二律自黃鍾至應鍾是十二層無字句之竹管既不是歌又不是曲調焉能唱和況更迭也乃又曰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則錯之又錯歌舞有節八音是樂器有節乎且歌舞非五聲十二律所得節也

大昌按古者以十二律定五音其律以竹截十二管後又準之爲十二鐘所謂均也秦漢以來其製莫傳漢京房造律準

準之狀如瑟有十三弦。房之言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起數。後人多依其數以制律。然昔人所言五音皆宮商角徵羽也。迨隋時有龜茲國人蘇祇婆入中國。善胡琵琶。沛公鄭譯因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此乃古今言樂者一大轉關也。唐世因之作燕樂。自後但用字譜以代五音。夫燕樂以琵琶為主。不用黍律。與古管律三分損益諸說。迥不相謀。然其實古十二律管所言者。五聲二變也。燕樂字譜所言者。亦是五聲二變也。詳見余著琴音標準一書。後之言樂者往往累黍布算。以求管律長短。上生下生之說。所謂合今之

黜而談古之法豈有合哉宋蔡西山律呂新書未悟鄭譯所撰八十四調皆假借之名因去二變而為六十調復本之以論古樂朱子特載之性理而不知其無用也然今世之最不知樂而好言樂者尤莫如毛氏矣蓋自唐宋後推究字譜所配各音合則下徵也四則下羽也上則宮也尺則商也工則角也六則徵也五則羽也一則變宮也凡則變徵也勾則低尺也加以下四下一下工下凡下五共十五聲曉其義者知莫能易毛氏所著樂書以四字為宮而一凡不當變宮變徵乃移二變于宮徵之後以就之此則可啞然失笑者夫上尺

工六四一凡之為宮商角徵羽。及二變也。猶醫家左右寸關尺之分屬心肝脾肺腎也。毛氏尚且混說而撰　皇言定聲録竟山樂録諸書。豈非強不知以為知耶。吾友凌次仲云。蕭山毛氏說經。廓除宋儒蒙瞀。然間有矯枉過正。近于武斷者。不獨論樂也。學者辨之。見凌君燕樂考原字譜說上自注今此成于樂不以六律二條共二千數百餘言。亦多屬紙上空談。故不備録。

浴乎沂　集注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　浴不是濯身秖是盥手足

毛氏曰浴是洒身。而注作盥濯。已失浴義。且又言盥手足。不是洒身。則本文浴字。作何着落。又注曰即上巳祓除。則亦嘗

想上巳時應浴與否。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蓋卽指暮春修禊也。釁浴者以香薰藥草塗其體而浴之也。唐韓愈李翺不識浴禮。欲改爲沿。乎沂千古笑話。朱注又謂地理志沂水有溫泉。則既不識浴禮。不肯洒身。乃其隱衷。則反有入水之勢。不讀書之禍。乃至如此。

大昌按。會點因時言志。不過偶然舉似。夫子所以發喟然之歎。朱注雖因暮春釋爲上巳祓除。亦何必斤斤于修禊之義。故第釋浴爲濯手足耳。卽引用沂水有湯泉。仍注云理或然也。設朱注果引女巫掌祓除釁浴。因如毛氏謂以香薰藥草

塗其體而浴之以解此句豈非眞笑話乎且風乎舞雩句試問又引何義以解之乎

駮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九

婺源戴大昌

喪祭類

定為三年之喪　集注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

毛氏曰滕父兄百官一齊曰魯先君莫之行滕先君亦莫行。且曰從先祖先祖者始祖也則必周公初造禮與叔繡始封國皆莫之行本無此禮矣乃朱注茫然不解忽委其罪於後君曰後世之失夫後世如齊宣欲短喪猶且不敢若春秋則魯僖以再期納幣即譏喪聘昭公居喪不哀叔向便譏其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誰謂三年不行起於後世乎不知此

在本文自曉而世總爲朱注錮蔽耳本文明云君薨聽于冢宰卽位而哭則知此非周制也孟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則必近世無此事而夫子告以古之人其非今制可知矣又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卽位冕服見諸侯卽春秋傳晉平初卽位卽改服命官遽會溴梁始悟孟子教滕文所行者皆是商以前之制在周公制禮全無有此而世惑傳注而總不察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

大昌按此則可駭之甚者而猶敢議人之錯乎按儀禮喪服

篇首載斬衰三年之服特著曰父賈疏謂周公設經上列其服下列其人此文父巳下是爲其人服此服者也又云諸侯爲天子以及父爲長子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等文皆是周公所制當服三年之喪者毛氏安得云三年之喪是商制非周制乎且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亦明言周公成文武之德又安得云周公初造禮本無此制乎至于康王之誥一條先儒久有解說本謂人主初喪以冕服即位于未成服之前以喪服宅憂于成服之後踰年則假冕服以行改元之禮旋反喪服以守三年之喪以迄祀卜朝聘會盟俱有釋服之義戴東

原謂顧命篇自狄設黼扆至末踰年即位事也否則東方西方諸侯何以畢至乎卽晉平初喪亦是行此禮及列國大夫再請見則叔向以衰絰辭矣毛氏乃援此以爲周喪制無三年之証豈非誕妄且毛氏亦引曾傳以再期納幣卽議喪聘叔向議昭公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則與所言周制本莫有行三年之喪者亦自相矛盾矣毛氏但欲議朱注後世之失二語因敢妄抹周公之禮何其謬目而喪心乎

齊疏之服集注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緝之曰齊疏麤也麤布也

毛氏曰此錯之尤甚者考古三年重服卽衹齊衰一服而分

作齊衰疏衰兩名以齊衰必疏布為之固無加此者自戰國人作士禮有父在降母期之文一變中庸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尚書百姓三年如喪考妣父母皆三年之禮且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而以斬屬父以齊屬母凡間傳服問喪大小記檀弓俱彼此附會不特父在母期是齊不是斬卽父沒而于母得伸三年仍不服斬似齊衰專為母設者但據舊禮文齊衰之服貫通期功以下之名而本有兩製盍齊者裳下際之稱惟重服則但斬齊其下際而不緝三年之喪是也輕服卽緝之期大小功緦是也緝名衰不緝亦名衰今朱注忽加斬

衰于其上則此齊母服矣滕文未嘗喪母也乃曰斬則不緝
衰則緝則此衰爲期功服矣滕文未嘗有父兄百官喪也初
不意朱氏著家禮而竟出於此
大昌按此亦毛氏錯之尤甚者按儀禮喪服篇首載斬衰云
云則特著曰父也次載疏衰三年者則特著曰父卒則爲母
又次載疏衰期者則特著曰父在爲母明分三等不可紊亂
孟子言齊疏之服固包有斬衰齊衰在內而非謂子于父母
之喪固無分別也毛氏乃言自戰國人作士禮有父在降母
期之文一變父母皆三年之禮眞駭人聽聞夫戴禮爲漢儒

所記周禮尚有劉歆竄入若儀禮未敢有異議者今毛氏輒敢將儀禮并間傳服問喪大小記檀弓等書一概抹殺更不知其所言據舊禮文者又係何書攷父在亦爲母齊衰三年本起于唐高宗上元武后所請至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服斬衰三年則又起于明洪武七年皆非古制曾謂毛氏而不攷古乎且卽期服亦有不同雜記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注云此父在爲母也則與他期服異矣又大小功緦服亦有不同如儀禮云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子夏傳曰齊衰三月也鄭注亦同又云緦麻三月者此則但用緦服與上

文齊衰三月者異矣。毛氏乃謂齊疏之服通期功以下之名。不緝則為三年之服。緝之則為期功緦之服。皆揑造

序爵 章句公侯卿大夫也

毛氏曰爵亦是同姓王之同姓無無爵者。惟國子副倅與王族之食祿仕田者不甚相遠。故序昭穆。否則俱以爵序之。故庶子正公族惟內朝不序爵。外朝則序爵。而宗廟則如外朝之禮。遇有貴者如黨正云三命不齒。當自為行列也。若異姓序爵則何事不以位序。而曰宗廟序爵。非禮言矣。附解謂鄭注爵為公卿大夫士指王國卿士。朱注公侯卿大夫亦非是。蓋除開國建都與新王即位則五服諸侯地不能至。安得有助祭者

大昌按舊解以同姓無爵者於阼階下分兩行序昭穆其有爵者則與異姓之爵序立于西階下任翼聖辨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同姓有爵者入異姓不後之乎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宗盟不太無色乎周氏理衷取任氏說今毛氏則又謂序爵句專指同姓而于異姓則謂何事不以位序而曰宗廟當序爵非禮言矣然則異姓竟不當列序爵內耶甚可怪矣又諸侯春朝秋覲豈無遂在王畿助祭者安得以兼外諸侯爲非是

序事章句宗祝有司之職事也

毛氏曰周官小宗伯職有掌祭祀之序事語所以序省牲眡

條諸事而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則同姓序事皆有官爵者如太宰贊玉幣宗伯省牲鑊皆取公孤六卿諸官職者爲之若宗祝有司則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祇問職掌收辨賢否錯矣

大昌按朱子分宗祝與有司之職事盡有司二字自已包公孤六卿諸人在內若宗祝則祭祀之所最重也按特牲禮先獻祝而後獻賓先獻宗人而後獻兄弟鄭注云先獻祝以常接神尊之也其尊重如此而毛氏謂序事但指太宰宗伯等若宗祝有司則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曾謂祝以相尸宗以

相主人而非助祭之人乎

旅酬章句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
酬子各舉觶于其長而衆相酬

毛氏曰此有三節一是致爵禮一是旅酬禮一是無算爵禮俗以旅酬無算爵合爲一禮固已謬矣若注以賓與兄弟兩家子弟各舉觶以代父兄行酬謂之下爲上逮賤則大錯者葢兄弟弟子于未嘗爲父兄代行觶也據禮行旅酬時兄弟弟子先舉觶于其長不過導飲耳然且長皆荅拜受飲使弟子復位訖于是賓自取觶酬長兄弟長兄弟亦自取觶荅酬耳況賓弟子舉觶獻長在無算爵前其于旅酬時并未嘗有賓

弟子也。所謂下爲上者。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尸曰北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

大昌按章句賓弟子于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本係用鄭康成原注。固非誤合旅酬無算爵爲一禮也。亦非不知旅酬時賓弟子尚未舉觶也。但此係向來說者多蒙混。即孔疏雖讀爲字平聲。謂下者先飲。是下爲上。亦非是。近惟吾友凌氏次仲禮經釋例。据鄉射禮旅酬。鄭注云下爲上尊之也。爲申其義曰。凡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有無算爵。雖祭畢之飲酒亦然。獻酒用爵。皆主人獻之。酢亦用爵。禮盛者主人則酢

酬酒用觶惟主人酬賓而已至于旅酬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皆是以尊酬卑故曰旅酬下爲上也獻酒賤者不與至旅酬無算爵則凡執事者無不與終于沃洗者故曰所以逮賤也凡燕禮特牲饋食有司徹之旅酬皆然葢所謂下者非指弟子乃指受酬之人言也亦非以舉觶于其長爲下爲上也爵行無算凡執事者以得與于飲酒爲榮不執事者則不與亦非謂舉觶爲有事也據此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皆是以尊酬卑故曰旅酬下爲上今毛氏謂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是下爲

上所酬也。則上字指神。下字指人。亦非是矣。彥君說爲字讀平聲

燕毛章句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

毛氏曰。祭畢安有燕。此祭畢行賜爵禮。爲祭統十倫之第九倫所謂長幼有序。其曰燕。以任其歡。燕乃附朱注者。以楚茨詩備言燕私當之。則以祈禱雩報之祭。而誣坐大饗。亂矣。若序齒則祭統明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乃于昭穆中序之。不專辨毛髮之色。周官司儀所云。王燕則諸侯毛。正序齒也。

大昌按。毛氏言祭畢安有燕。攷特牲饋食禮。徹庶羞于西序下。鄭注云。爲將以燕飲。楚茨詩鄭箋云。祭畢歸賓客之俎。同

姓則留與之燕又尚書大傳亦有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則祭畢有燕漢儒已言之安得謂附朱注者爲之誣坐乎若祭統之賜爵即周禮司士所云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者孔疏謂此旅酬時賜助祭者爵是也毛氏以之當燕毛盍務攻朱注不自知其入于罔矣

非其鬼而祭之 集注謂非其所當祭之鬼 朱子曰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庶人祭五祀即非其鬼也

毛氏曰分明是鬼而以天地山川五祀之神當之錯矣且以

諸侯而祭天地等類此僭也而謂之諂又錯矣周禮大宗伯掌天神地示之禮王制稱山川神祇禮記稱五祀之神惟人則周禮稱人鬼祭法人死曰鬼則是其鬼專指人家祖父言春秋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類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者

大昌按對文則分散文則通夫子言此以戒非禮之祭則其鬼二字自可包舉天神人鬼在內即如季路問事鬼神而夫子第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可証也況朱注但言非其所當祭之鬼並未及神字若朱子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

庶人祭五祀亦爲非其鬼乃另推論有何不可而遂議其錯乎即毛氏所引春秋傳神不歆非類謂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者然則傳何以不言鬼不歆非類而言神乎

駮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

婺源戴大昌

政事類

舜五十而慕集注言五十者舜攝政年五十也

毛氏曰五十攝政。係襲史本紀語。然尚書稱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則此三十年中有歷試三年。有攝相二十八年。則舜乃以三十三年攝帝位。不當引史文五十攝政也。

大昌按五十而慕。此舜典逸文。故孔子亦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言大舜終身慕父母。因引此語以証之。集注又因引本紀五十攝政之語。史記本紀舜五十攝行天子事方見舜不以富貴

易其孺慕之心耳卽如毛云舜以三十三年攝相則舜五十之年亦尚在二十八載之中固無碍也否則謂舜以三十三年攝政六十年卽帝位將于本文五十二字何關乎堯在時舜未嘗卽天子位毛云舜以三十三年攝帝位亦語病

必得其壽章句舜年百有十歲

毛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避堯之子乃卽帝位閱三十三載而薦禹攝政又有十七年而崩則舜年百有十二不當減去二年也

六昌按古人文法往往舉其成數朱子亦第據舜典耳若如

毛氏說則舜典便當云舜生三十徵庸又三十三載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亦不當減去二年也且史記五帝本紀稱舜年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位三十九年巡狩崩于蒼梧據此則舜僅百歲耳然則古帝王年歲安從知其確鑿不錯乎奚以改為韓愈佛骨表帝舜及禹年皆百歲

羿善射奡盪舟集注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

毛氏曰攷春秋傳寒浞並不曾殺羿蓋浞嫉羿于田而取怨于民于是羿從田歸家衆殺羿而烹之雖家衆之殺所以附

浞而浞實不殺孔疏所云家人反羿而從浞殺羿者逢蒙是也。

大昌按弑逆之舉罪分主從如春秋書趙盾弑君又如魏主髦之弑則書司馬昭是也故竹書紀年亦云寒浞殺羿今高宗欽定通鑑並同之朱子于下孟逢蒙殺羿則注云羿之家衆而此直注寒浞殺羿毛氏乃謂浞實不曾殺羿不亦傎乎。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集注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

毛氏曰外丙仲壬在史記直謂繼湯而立一立二年卒一立

四年卒然後太甲嗣之假是年齒則序年從無先幼後長之理今丙二壬四則仲壬為外丙兄矣況世本謂湯年百歲豈九十七生仲壬九十九生外丙乎

大昌按朱子原載有趙氏曰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盖即史記之說附載程說于後因曰二說未知孰是毛氏何得專舉程子說而詰難之乎且毛氏此條亦謂書序又有成湯既歿太甲元年語而伊訓云惟元祀祇見厥祖解者亦謂奠告湯殯與史記不合是毛氏亦未能以史記之說為定則朱子兼存兩說而曰未知孰是又何辨焉

紂去武丁未久集注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毛氏曰攷武丁至紂凡九世殷紀武丁祖庚祖甲祖庚廩辛庚丁弟廩辛弟武乙太丁帝乙受辛是也不當云七世假謂祖甲與庚丁是兄弟古立君法一世一及父子爲世兄終弟及爲及兄弟似無稱世者但世數之世祇以一君爲一世世是世及亦是世

大昌按祖甲庚丁皆以兄弟繼立故朱子謂自武丁至紂凡七世則七世二字自可包祖甲庚丁兩人且較切未久意假如世是世及亦是世則古人何必別白曰一世一及乎設朱

子若注曰凡九世。毛氏將必曰父子相繼爲一世。兄弟則爲兄終弟及。自武丁至紂當祗云七世也。毛氏謂事不攷古。舉筆即錯。夫朱子豈竟未知武丁至紂。其間猶有祖甲庚丁乎。

太師摯適齊集注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嘗正之其後伶官識樂之正皆知散四方

毛氏曰夫子正樂但係私定。未聞改正于朝廟。魯樂官何從知之。此明是班固禮樂志所云殷紂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以悅婦人。樂官抱器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注謂即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是也

大昌按班氏以師摯之屬爲紂時人則吳斗南已據殷本紀

辨正其誤謂紂世抱樂器奔散者盖即太師疵少師彊也班氏古今人表誤于師摯入人之後另載此兩人　按史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以此屬爲厲王時人鄭康成又謂爲周平王時人惟孔安國以師摯等爲魯哀公時人孔疏張橫渠皆從之故朱子亦從之盖師摯師襄皆與孔子相晉接也至圈外注載張子之說謂夫子正樂諸伶因而奔散可備参考毛氏乃謂夫子正樂但係私定魯樂官何從與知之則于語魯太師樂與師摯之始兩章毛氏豈忘之乎

武王是也　集注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

毛氏曰。武王自爲諸侯至爲天子共止十一年。不得有十三年。伐紂之事。按大戴禮文王十五年而生武王。是武王止少文王十四歲。而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則在文王卒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若又十三年始伐紂則九十有六。與所云武王九十三而終者不符。故孔傳謂泰誓惟十有三年非武王之年。是文王之年。合文王而通數之者。葢文王九年大統未集。武王繼之。此十三年者。文王九年武王四年而統之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耳。乃必强斷爲武王。致蔡沈注泰誓。亦主其說。寃哉。

大昌按毛氏据大戴謂武王少文王止十四歲然武王猶有兄伯邑考也抑且謂武王九十三而終其時成王爲冢嫡祇十三歲則武王年八十一始生成王而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四國皆武王之子成王之弟豈武王果八十以後始生諸子已未足信况按史記周紀謂武王克殷二年而崩徐廣日封禪書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則是武王自嗣位四年而伐紂至九十三而終共祇六載計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嗣位時已八十八僅少文王九歲耳有是理乎可見古王年壽無從攷實竹書紀年謂武王五十四而崩故文王世子夢齡之事路氏深詆其妄且極

駁孔傳之說爲無稽蓋孔傳本僞書也毛氏乃誤信僞孔傳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崩武王嗣立四年伐紂合爲十有三年則歐陽公嘗辨之矣曰文王初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虞芮質成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先君之元年者皆妄也觀此則謂武王即位十三年而伐紂何不可之有

不念舊惡 集注所惡之人能改則止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毛氏曰必改其惡而後不念則人人能之何必夷齊蓋此惡字猶周鄭交惡之惡舊惡謂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故怨是用希　且謂二子之心亦不通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若逆億而知其心則怨者之希何由知之

大昌按集注引孟子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正此句惡字注脚以孟子注論語何錯之有且孟子亦云推惡惡之心其冠不正望望去之而孔子則并推其不念舊惡之心見夷齊雖甚惡惡而心自毋固毋我也毛氏何以誚其謂二子之心爲不通乎又謂必改其惡而後不念則人人能之則中

庸以人治人改而止何以必排君子

亂臣十人 集注榮公

毛氏曰此本馬融所注者萬榮公不著且是文王時人與武王時稍不合此當据陶潛羣輔録所載武王十亂有毛公無榮公者爲正

大昌按武王十亂大概皆文之所遺若論考据則馬融在漢爲近古其學則視淵明爲較博矣從馬說未爲錯也附會者謂武王伐紂時有毛叔奉明水然按周本紀所載自周召呂畢諸人外猶有叔孫振鐸奉陳常車衛康叔封布玆 玆者籍席之名

不獨有毛叔也淵明所載祇可備一說以資參考安可據以改錯

有婦人焉　集注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益邑姜也

毛氏曰古論語婦人是殷人婦字乃殷字之錯　附解者以衛氏古文作有殷人焉韓愈指爲膠鬲以殷人爲婦人由何氏本誤

大昌按馬融注婦人爲文母則自漢儒並無殷人之說附解者謂是何氏本誤果爾則其錯亦不關朱子也但毛氏此編十五卷于集注瓜祭引陸氏曾論瓜作必五十學易引劉氏他論五十作卒三嗅引晁氏石經嗅作戛之類極詆其錯以

謂魯論齊論古論文異者今皆無可考安得復有異字可以于此又謂當從古論婦人是殷人之說而援以改錯乎且文王舉膠鬲乃舉爲殷臣故孟子稱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皆殷賢臣又呂氏春秋載武王伐殷殷使膠鬲候周師問武王師期則其時膠鬲非周臣也毛氏于十亂既謂榮公爲文王時人非武王時人尚不可從當易以毛公何又以膠鬲時爲殷臣非爲周臣者而可從乎

周公使管叔監殷 集注武王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蔡叔霍叔監其國

毛氏曰周公祗使管叔一人監殷並無蔡霍何必連類雜及

蓋蔡叔以啟商共叛霍叔以同爲流言故一誅一放一降耳其稱三監者是官名孔傳誤以管蔡商當之鄭氏以商不合又妄以霍叔補之此最無據

大昌按蔡霍非同監殷何以啟商共叛何以同爲流言且稱三監者非僅孔傳鄭康成也史記亦云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地理志云分殷爲邶鄘衛以封武庚管叔蔡叔以監殷民爲三監帝王世紀則謂以封管蔡霍爲三監如此說者不一而足陳賈庸鄙之人不過隨口蒭舉一管叔而毛氏欲改集注之錯乃并世紀史記漢書孔傳鄭康成諸書一

概抹殺盡改其錯亦妄矣

王者迹熄 集注迹熄謂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毛氏曰詩亡者謂王政不行輶軒不採詩總亡耳若云雅亡則有衛武懿戒魯僖宋藻卽平王東遷而白華小弁篇什猶在也至云黍離降爲國風則尤不學人所言又況以迹熄歸之平王專爲春秋始於平王四十九年耳孔子于哀十四年作春秋而乃以春秋始年認爲作春秋之年有是理乎

大昌按黍離降爲國風其說不自朱子始按孫氏復曰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歐陽

氏修曰。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天下不禀周命。孔子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以示後世。又如胡氏安國曰。平王不能自强於政治。三綱淪九法斁。春秋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鄭氏樵曰。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禀畏。聖人因魯史筆而爲經。使後世取以爲斷。故朱子亦以爲東遷後。列國之風猶存。而王朝無雅詩。因謂黍離降爲風而雅亡也。若毛氏以衛武懿戒。魯僖采藻具在此。則非王朝之詩。又以白華小弁猶在。此則幽王時之詩也。要之毛氏以詩亡謂詩總亡。不專指雅亡。其說固可王仲淹及王伯厚已有此說若以迹

熄不當指平王政教不行言則非也夫苟非王迹熄于平王則魯史非自隱公始有何以作春秋必託始乎隱之元年而當平王之末年哉

桓公九合諸侯集注九合諸侯作糾督也古字通用朱氏曰九之爲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

毛氏曰九是實數與一匡對其實數則轂梁衣裳之會一北杏二鄄三鄄四幽五幽六檉七貫八陽轂九首止十甯毋十一葵邱祇稱九者不取北杏及陽轂也今乃見左傳展喜犒師有糾合諸侯語富辰諫王有糾合宗族語遂謂九與糾通

夫糾為督。謂糾責而合之。今但合諸侯。未嘗有糾責之事也。且傳稱晉悼公九合諸侯。趙文子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則豈有一糾字俱可能通乎。

大昌按九讀如字。未始不可。但數桓公會合諸侯之事。則不符管子。國語。史記諸書。或云兵車會六。乘車會三。或云兵車會三。乘車會六。即如穀梁言衣裳之會十有一。何以又除去北杏陽穀而強合九數。則桓公之九合。固不得以晉悼公趙文子事比例也。蓋春秋時列國兵爭。人民困苦。自齊用管仲招攜懷遠。撫夷尊周。其與諸侯講信修睦。則所謂九合諸侯

也其能使兵戎不興則所謂不以兵車也夫子故再言如其仁以贊美之朱子所以引展喜云桓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者意正如此攷謂九與糾通也若如舊說必以九合諸侯專指會盟時爲衣裳之會不爲兵車之會亦安見其利澤及人而有仁之功哉

季文子三思　集注思至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

毛氏曰古注稱文子忠而有賢行三思自是善行夫子衡論有二義一則謂思則再亦可矣況三乎一則謂文子明于事理再思可矣何必三朱氏認作貶正語錯矣夫一思是非再

思及利害過此則事變之來尤不可忽若以利害審變概屬之私意則直一固人其能與人家國乎

大昌按玩夫子再斯可矣斯字語氣自是不須三思意若解作再亦可矣況三乎云云則夫子豈有作歇後語者蓋凡人臨事始念多好至三次轉輾則中變者多矣所謂見義而不為也夫子有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此正再斯可矣句之注脚也何錯之有

季文子不必專論其使求遭喪之禮一端傳載其行事多矣即如襄仲殺嫡立庶季文子如齊所以拜其立宣公也同惡

相濟惠氏半農春秋說備論之矣文子果忠而有實行乎

甯武子 集注成公無道至于失國武子周
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

毛氏曰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忠果正直臨難不免一大節
而以此屬愚則將啓後世以巧避之門錯矣從來愚字皆以
浮沈取容假借貿冒者爲言如晉衛瓘爲中書郞時權臣專
政瓘優游其閒無所親疎當時稱之爲甯武子則愚之爲名
自有解說或者武子別有事跡如此亦未可知

大昌按夫子稱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此愚字猶諸葛公表言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又如韓魏公每遇大事輒置身家性命于度外方見愚為純臣氣象若毛氏謂愚為浮沈取容假借貿冒者之名且引衛瓘為喻則是今之愚也詐乃馮道一流人物則夫子曷為稱其愚不可及毛氏不自知其錯而反誚人乎且又譏集注引程氏無道沈晦免患以詁愚字與盡心竭力意不符不知此圈外注所引往往另是一義以備參考耳